





竹堂文類

卷六

讀周禮

讀齊風

讀鬻子

讀於陵子

讀賈誼傳書後

讀諸葛武侯隆中對

許氏說文解字跋

讀韓文公集書後

明趙文毅公文集跋

甲子紀元譜跋

楞嚴經跋

翁氏吾妻鏡補跋

聽鶯閣文稿跋

王念豐重次千字文跋

王念豐協府雜詠跋

管夫人楷書回文卷跋

碣石門秦刻跋

周宣王石鼓文跋

漢隸西狹頌跋

漢婁壽碑跋

太學蘭亭序跋

焦山瘞鶴銘跋三

郭有道碑跋

北魏張猛龍碑跋

北魏李仲璇碑跋

北魏懷令李超墓志跋

隋姚恭公碑跋

唐九成宮醴泉銘跋

北魏楊大眼造像記跋

唐尉遲敬德碑跋

唐同州聖教序跋

唐溫佶碑跋

唐都尉李文墓志銘跋

唐阿思那忠碑跋

唐中岳永泰寺碑跋

唐千福寺多寶塔碑跋

唐周公祠碑跋

唐雲麾將軍李思訓碑跋三

唐高福墓志銘跋

唐思恒律師墓志銘跋

唐元宗青城山常道觀手勅跋二

唐麓山寺碑跋

唐大智禪師碑跋

唐大智禪師碑陰跋

唐蘇靈芝鈇像碑跋

唐莒國公唐儉碑跋

唐雲麾將軍李秀殘碑跋

唐唐順銘跋

安刻孫過庭書譜跋

唐明堂令于大猷碑跋

十七帖跋

遺教經不完本跋

經幢殘字跋

唐懷素草書千字文跋

唐懷素律公帖跋

唐吳季子祠堂記跋三

唐景教流行碑跋

唐武侯新廟碑跋

唐靈慶公神堂碑跋

唐無憂王寺真身塋碑跋

唐大字陀羅尼經幢跋

唐西域舅甥碑跋

西域舅甥碑第二跋

韋南康紀功碑跋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跋

黃山谷洛溪摩崖詩刻跋

黃山谷此君軒詩刻跋

米元章崇國公墓志銘跋

袁正己正書摩利經跋

長沙鉄柱文跋二

元趙承旨書孫真人碑跋

七姬墓志跋

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題名碑跋

又跋

戲鴻堂帖跋

錢選花卉草蟲畫卷跋

錢選蜡飲畫跋

米元章行書詩卷跋

燕文貴江干雪霽畫卷跋

趙文敏壽春堂記跋

唐六如琵琶行畫冊跋

文彥可梅花卷跋

文衡山霈丘畫詩卷跋

仇十洲漢宮春曉畫卷跋

劉珏驄馬南巡畫卷跋

仇十洲村社畫卷跋

董香光行書寶硯誥卷跋

董香光山水畫卷跋

董香先行書余山詩卷跋

董香先行書百字令卷跋

王百穀詩卷跋

宋忠烈公鄉試卷跋

王石谷吳江秋色畫卷跋

吳園次藝圃詩冊跋

劉文清公書卷跋五

木蘭秋獮畫卷跋

乾隆癸丑同館畫卷跋

七峰振秀畫跋

王二樵寶鼎精舍畫記跋

城南雅游畫卷跋

茗菴禪師同住規約跋

寄塵和尚小札跋

潘功甫區田畫跋

衛景武公碑跋

明韓襄毅公遊西苑記跋

熊經略東園詩卷跋

黃石齋字卷跋

惠氏四先生畫象跋

勤儉箴跋

吳蠡濤卒苗奏稿跋

岳忠武手札跋

吳中畫派冊題詞

顧子湘洲集有明以來名人所畫扇面二百二十六家裝為十冊編以十幹題曰吳中畫派冊而索予一言余維世間一切事皆有淵源畫之有派亦猶禪之有宗也昔達摩祖師始入中國卓錫崧山無所謂宗也其後南能北秀頓漸分宗而曹溪傳佛衣鉢故南宗獨盛畫家自六朝以至唐宋大率北人居多至元時四大家開山水一派其人皆生於吳會振起南宗沿及有明以至於今而吳中畫派之盛遂甲於天下此湘

洲表章吳中畫派之所由來也古人用團扇間亦以書畫渲染之有明永樂中高麗聚頭扇始入中國今湘洲所集皆聚頭扇之面故斷自明人而元以前無聞焉非闕也前此所未有也嗚呼繪事一小道耳而其淵源必有所從來况讀書談道之士而自我作古可乎哉湘洲向時曾集吳地名賢像又集吳郡文編桑梓敬恭之誼可謂盛矣茲又集是冊俾吳中畫家能事藉此不朽非深心大力其孰能之

朱節婦割股記跋

夫割股以療親疾昔賢不以為孝何則先王制禮敦庸行而不尚竒節毀傷父母遺體以求不可知之感應於天非先王教人之術也至於夫婦一倫尤非父母可比雖然婦人以夫為天夫死則為之服斬衰三年則其尊與父母同矣彼人子之割股以療其親者實由於至性所發而非以博孝子之名則婦人之割股以療其夫者亦由至情所結而非以博賢媛之名其心但知有夫而不知有身君子矜之與烈婦殉夫者同

論可也

智永千字文跋

此文梁人周興嗣所撰中云閏餘成歲律呂調陽二語極工褚登善歐陽詢本釋藏真所書數本皆同智永忽改為律呂調陽不知律呂二字與閏餘作對本極工閏者閏位餘者餘分係二事六律為陽六呂為陰亦二字今智永改呂為呂殆誤認餘為虛字耳豈知大餘小餘之數載在漢書律志有明文耶世人不讀漢書有歎智永改本之工者故致辨於此

碣石門秦刻跋

碣石門秦人刻石文

徐鼎臣本

皇帝建國德并諸侯初平泰壹世有二年輒登碣石
照臨四極從臣羣作上頌高號爰命休烈戎臣奮威
遂興師旅六逆滅息武殄暴强文復無罪庶心咸服
惠論功勞恩肥土域賞及牛馬墮壞城郭決通川防
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黔首无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
女脩其業事各有序惠彼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
羣臣誦略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右文載太史公始皇本紀脱去七句皇帝三句錯

簡在牛馬土域二句之下牛馬土域二句倒置建
國二字訛作奮威誦略訛作誦烈遂興師旅下添
誅戮無道四字六逆訛作為逆初平泰壹又訛作
初一泰平遂使此句失韻與全文三句一韻之格
不合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罷號而金石刻
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
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
請具刻詔書今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右文載二世本紀脫一今字

以下十行皆頂格
寫

幼時讀史至此竊疑遂興師旅不似首句其上必
有脫文又疑初一泰平句不應獨不用韻然先秦
文字無從證明其訛近日見五代時徐鉉篆字全
文宛然四十年之疑一朝冰釋按天官書曰天神
最貴者泰一戴記亦曰夫禮始於泰一則泰一乃
秦漢時習見之語鈔胥不知妄加改竄必係後人
傳寫之誤所謂書經三寫烏馬成馬者也太史公
必不錯謬若此觀鼎臣所錄可見五代時史記尚
未訛脫其訛脫蓋在宋以後余故錄其全文并錄
今之史記所載者於後以備後之人攷其異同焉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
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
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
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脩其業
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
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右文載始皇本紀錯誤既多故別錄于此以資考

索

以下各跋皆接
連寫

周宣王石鼓文跋

鳳翔獵碣隋以前無聞也唐初始有知者宋時取至
汴京置禁中金人破汴京載之入燕其後虞集為大
都教授移置太學大成門下至今守護無恙
皇上表章舊聞集其殘字編次成文重鐫新鼓十枚
與舊鼓同列於是藝林之士無不知寶矣此本有雪
居士印有漢陽太守印考雲間孫克宏字允執官漢
陽太守雪居士其別號也此本係其家所藏後又入
陳眉公家有麋公印有晚香堂印又有清福二字大
方白玉印亦眉公賞鑒之章其他張公玉周觀朱簡

鄭炳字周袞度蔡文陞黃經王廣徐處柔張麋張翼
顧正調等賞鑿之印甚多。知其為明時搨本。蓋二三
百年以前物也。文字可辨識者。尚有二百五十餘字。
其剝蝕不全者。又有數十字。雖不及集古資古等書
所錄字數之多。較諸潘迪音訓時。尚存十分之七也。
余舊著石鼓文辨。其流傳異同之處。固已詳哉言之
矣。茲得此佳本。亦文字因緣也。喜而不寐者累日。乾
隆乙卯十月題。

漢隸西狹頌跋

此碑摩崖刻石。摹拓為難。故尚完好。隸法古質。有鹿
服亂頭之妙。學唐人八分過於妍媚。當以此拙筆濟
之以存古趣。

漢曹全碑跋

此碑古人未曾著錄。明季始出。考曹全漢書並無其人。碑載全為戊部司馬。征疏勒王有功。漢書亦無其事。碑稱光和七年。而史載光和止有六年。余固疑其偽物矣。頃得太華山記一紙。八分書。與此絕相肖。而其文乃明人李攀龍所撰。由是與然。知此碑為明人偽造無疑也。

漢樓壽碑跋

漢碑至宋時絕少。完本何況今日。此本雖微有剝蝕。而字畫清朗。可辨無少損缺。世間安得有此殊寶耶。其非元碑可知。即非元碑。亦足寶耳。碑內不可營。以祿。句。營。字。隸。釋。作。榮。集。古。錄。作。營。此。本。亦。作。營。與。歐。陽。合。翁。覃。溪。先。生。雙。鉤。本。亦。作。營。知。此。碑。之。可。信。翁。氏。雙。鉤。本。碑。末。有。貞。明。四。年。十。二。月。廿。四。日。偶。因。行。過。十。三。字。此。本。無。之。或。為。裝。者。翦。去。或。元。本。無。之。皆。不。可。知。又。翁。本。闕。先。生。起。至。不。可。四。十。八。字。所。存。字。亦。影。嚮。模。稜。不。甚。可。辨。益。知。此。本。之。可。寶。無。論。真。贗。

也。吾鄉有顧鉉者，喜將漢碑翻刻。此碑不知即其所刻否。雙鉤本已不多得，何況真本所翻。要是藝林之妙品矣。

題嘉興戴松門家藏郭泰碑後

是碑久亡。故宋時歐趙兩家皆未著錄。惟乾隆初有
如臯姜氏摹本。據其自跋，是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
而以石經殘字補足之。知趙氏所藏亦非足本。而今
之首尾完善者，乃姜氏補足者也。但翁卓溪先生所
記姜本以亨為享，以適為隨，以殷為隱，以牆為牆，以
權為確，以徧徠為栖遲，以璋為緯，云云。此皆不然。則
是本又非姜氏所刻本矣。近日青浦王氏金石萃編
所錄，與此本一字不易。又崑山王氏所翻刻，亦即此
本。則是世間別有此流傳之本。既非趙凡夫所藏，亦

非姜任脩所刻其所由來不可得而知矣。

太學蘭亭序跋

嘉慶三年二月十三日

皇上臨雍釋奠時韞玉備員翰林當分獻於後殿禮成之後。成。定二王在彝倫堂茶話。司成法時帆言及定武蘭亭石尚在太學。其背有趙臨樂毅論。因奉陪兩王審覽。移晷既而法司成拓本進二邸。因并惠及予濃淡拓本各一紙。及樂毅論臨本。刻在渤海藏真帖。與此迥異。此刻不類趙書。而末有孟頫二字。不知其本末也。蘭亭則的係定武瘦本。余昨見定武舊拓。少長之長作長。末畫右短而一撇從上起。今此

本原刻亦作長。不知何時為俗工將中畫刻通。今從紙背細審。尚有痕迹可辨。而姜白石稷帖偏旁考未之及也。故記於此。以資鑒古之助。此石明初得於天師庵土中。見王宛平冬夜牋記。不知即係薛紹彭所易之本否。未可知也。

十七帖跋

右軍十七帖。相傳為與益州刺史周撫者。然楊升菴撰四川志。止收今年七十邛竹杖諸葛顯譙周彼土山川漢代講堂嚴君平鹽井火井共八帖。其餘皆不錄。則所謂皆與周益州之說。未必然矣。此帖摹本甚多。有南唐澄心堂本。有賀知章臨本。有魏泰家藏本。有淳熙秘閣本。其多少先後各各不同。昔人評者推唐時館本為最佳。帖後署大勅字。注云付直宏文館。臣解無畏勒充館本。又云臣褚遂良校無失。今刻在金壇王氏鬱岡齋者是也。元本二十七帖。一百十九

行九百十三字。因其第一帖首有十七日三字。故相沿謂之十七帖。此卷則僅足十七之數。其中無緣言而為歎書何能悉十字。本在吾前東一帖之末。而此冠瞻近無緣一帖之首。又講堂一帖。他本或從五帝以來起。而此多知有漢時以下十八字。又他本每帖皆另行提起。而此空一字連綿相續。斯皆此帖之異同。考古者所當留意也。

遺教經不完本跋

昔人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此固小楷中之神品也。頃在敗麓中忽得此帖。已殘缺不完。其所存字神采清朗。故佳拓本也。因付工重裝之。又可延數十年之壽。物之在世。雖久暫不齊。而吾生有屋聊以娛吾目前而已。

經幢殘字跋

此碑在終南山內。不知何人所書。橫石鐫列。蝕泐殆盡。存字無幾。猶見唐人風格。

焦山瘞鶴銘跋

此銘向在焦山之麓。夏水盛時。往往沒於江水中。風濤激盪。歲久剝蝕過半。書者有華陽真逸之號。西清詩話謂陶隱居號華陽真人。晚年又號華陽真逸。則為隱居書無疑矣。此本完好者七十二字。其餘點畫僅存而不全者又有八字。是亦近來之佳本矣。

又

山谷曰。大字無過瘞鶴銘。觀此本。筆勢古拙而飄灑。有出塵之致。山谷生平實得力於此。

又

此碑又式。石中氣。中刻。各體。公。清。平。石。間。州。長。

余屢摹此碑。輒興古今不相及之歎。北海有此峭拔。無此堅蒼。無論松雪以下矣。

北魏李仲璇碑跋
此碑雜篆隸真行而成。於古碑碣中。最為怪誕。然其用筆婉逸。殊有古趣。亦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品。

北魏李仲璇碑跋
此碑雜篆隸真行而成。於古碑碣中。最為怪誕。然其用筆婉逸。殊有古趣。亦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品。

北魏懷令李超墓誌銘跋

北魏志墓之石。聲畫皆不工。此志獨端好有法。字亦不雜偽體。殆當時名手也。

北魏楊大眼造像記

右碑楊大眼為孝文帝所立。碑以孝文為先皇。而碑末有一武字。當是立於武泰改元之歲。故欲題武泰年號而未畢者也。文既簡畧。書亦拙謬。如以含為哈。以清為彰。以分為紛。以鯨為魴。以旅為倝。以覽為覽。種種杜撰。而其中揮光也。存侍納等語。尤不可解。足見爾時北方文學之敝。又稱孝文皇帝處提空。乃在孝文之下。皇帝之上。尤可笑。維特典午南渡。王謝諸賢辭翰之妙。夙絕古今。而中原喬野若此。則板蕩之感。又見於斯文之墜地矣。

宋龍驤將軍碑跋

此碑遠在雲驤南故中土人未嘗見近日芸臺相公總制滇黔始蒐羅而得之碑首云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口使君之碑其姓一字已蝕不可辨文中云漢末菜邑於穠曰氏族焉菜字必采字之訛穠字不見於姓譜亦不見於字書略似篆書無字而古來不聞有以無為氏者鐫刻雖不精而字體古拙一波一磔尚有八分遺意蓋其時去晉未遠尚有晉賢風致也

隋姚恭公碑跋

歐陽率更書纖細故易於磨滅今所存者醴泉銘皇甫君碑及此而已乾隆乙卯年余在長沙有陝賈以此帖及醴泉銘來售醴泉銘中字贗者十之三四此碑則完然舊物所闕無幾字尤可寶也一日而得古刻二種良深听然

唐九成宮醴泉銘跋

此帖最著名。西安府學有翻刻橫幅石本。無錫秦氏有壽山石聚珍本。一字一石。摹宗搨者也。而坊間磚刻木刻不可勝數。此搨雖不甚佳。猶是當時原刻。所謂尚有典型也。故甚惜之。

唐元宗青城山常道觀手勅跋

此勅在四川灌縣。乃開元中手勅。當時崇尚元教。故左袒道流若此。一僧道攘奪寺觀。何煩廟堂鄭重如是耶。若其奎章雄杰。高出當時諸臣之上。而僻在荒陬。世不多見。吾友船山蜀士也。攜此本相贈。其可寶為如何。

又

此刻與鴻堂所刻鶴鶴頌神氣一絲不爽。而此尤淳古自然。蓋草勅時意不在書。天真爛漫。乃爾。

唐麓山寺碑跋

右碑北海太守李邕所書。麓山寺在長沙府城外。碑在寺左大路旁。有亭覆之。先年燬於火。寺僧慮石之不堅也。將碑嵌入堅壁中。碑陰有頌三段。亦邕書。又有米芾題名。余向在京師。曾見搨本。今皆不可得矣。余督學楚南時。羅慎齋前輩邀遊岳麓山。曾至碑下。拊覽移晷。推搨數十紙。攜之中箱中。後皆為好事者取去。此本亦是彼時所搨。恐其終亦散失。故裝成冊。而弄之。碑首有麓山寺碑四篆字。陽文極奇麗。世不多見也。

衛景武公碑跋

此碑在陝西醴泉縣。碑高一丈三尺。廣四尺七寸。書凡三十九行。每行八十一字。今僅存上半。截四十許字。下半截磨泐殆盡。立碑歲月及書撰人姓名皆不可考。顧亭林金石文字記載。顯慶三年三月許敬宗撰。王知敬書。蓋據金石錄所云也。衛公薨於貞觀二十三年。陪葬昭陵。今醴泉即古昭陵地也。知敬懷州河內人。武后時官麟臺少監。見新唐書。王友貞傳。史稱其善書。隸是當時亦有書名者。其書秀勁端正。與歐虞

褚薛在伯仲之間。今人但知歐虞褚薛，未有言及知敬者。一藝之微，其傳不傳，乃亦有命哉。

唐尉遲敬德碑跋

此尉遲敬德碑在昭陵小陽村之北。許敬宗所撰，不著書人姓名。其立碑歲月，剝泐不可辨。考趙明誠金石錄知其為顯慶四年三月所建。明萬曆間，趙崑訪碑昭陵，言出敬德碑於土中，了無一字。而此尚有完好者六百餘字。不知崑當日所見為何也。凡碑皆上半易保，下半易毀。此碑未蝕之字，皆在碑根，其理殊不可曉。

唐同州聖教序跋

褚登善筆意。若瘦竹幽花。有奇秀之趣。不與凡艷為伍。歐虞有其骨而無其趣。北海有其趣而無其法。魯公有其法而無其韻。畫史謂逸品在神品之上。褚書亦書中逸品也。此碑有同州長安二刻。皆為絕品。今人但知寶沙門懷仁集字聖教。而不知寶此真猷家雞。愛野鷺之識耳。

唐
溫佶碑跋

右唐太常丞溫佶碑。錢塘江柘鄉所藏。裴潁正書。無立碑歲月。撰文者姓名已蝕。惟存結銜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闕一字朝散大夫守尚書虞共六十一字。以下蝕不可辨。惟文中有僧孺於尚書為等字。意是牛僧孺作。因檢唐書本傳。僧孺以文宗太和六年出鎮淮揚。新史云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副大使。而舊史則有云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參考二書與碑吻合。碑尾又云誰其刻詩楊
郡長史。則此文為僧孺所撰無疑。所謂朝散大夫守
尚書虞者。攷唐職官志。工部尚書一員。其屬有四。一
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此蓋守尚書
虞部也。虞部有郎中一員。從五品。員外郎一員。從六
品。朝散大夫是從五品下階。知僧孺所守是虞部郎
中也。二史皆稱左僕射。而碑云右僕射。考杜牧所撰
牛僧孺墓志亦云右僕射。史誤也。碑云以建中六年
卒。而僧孺以太和六年鎮淮南。至開成二年去為東
都留守。此碑之作當在此六年中。與建中相距已五

十餘載。其立碑何以遲遲之故。今不可考矣。近歲館
臣集全唐文。僧孺集中無此碑。曩時王蘭泉司寇撰
金石萃編。所收金石文多至九百餘種。亦不及此。信
乎集古之難矣。

唐都尉李文墓誌銘跋

此碑不著書人姓名而筆意端勁清逸全用褚法蓋初唐人風尚如此所謂經生都學褚河南也宋歐趙諸家皆未著錄至顧亭林金石文字記始有之蓋明時新出者

唐阿史那忠碑跋

阿史那忠碑在昭陵西峪村上元二年十二月所立不知何人所書端勁有法與尉遲敬德碑絕相似始歎唐人書學之盛歐虞褚薛而外不少其人耳

唐中岳永泰寺碑跋

此刻完善在唐碑中竅難得者書者為潁川處士荀望不甚著名筆法淳古蒼堅猶有初唐風格與顏柳以後迥異洵乎有唐書人之多耳

唐千福寺多寶塔碑跋

此畢秋帆中丞撫陝時所拓本。陝市所賣此帖，臃腫漫滅，不堪入目。公命良工以精紙佳墨加工推拓，遂日光玉潔。若新發於硯。余家舊藏明本，後偈中空。王可托本願同歸八字，尚完。然與此本相較，風神轉遜。乃知石刻不可，但較年代先後，惟視妍醜何如耳。

唐周公祠碑跋

右碑在河南偃師縣。唐開元二年十二月立。誤書人姓名俱不可辨。首有周公祠碑四字。今已全泐。不可辨。碑文云：公字朝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按周公之字於經傳未之前聞。進士武虛谷中州金石記謂出後人附會之詞。余以為不然。考旦字為睿宗廟諱。此碑立於開元二年。誤碑文者不敢斥言旦字，故以朝明二字代之。亦猶漢人以秀為茂，以莊為嚴之例耳。非真以朝明二字為周公之字也。學者稽古人之事，所貴心知其義。是在善體作者之意。

余生平無所嗜好。惟喜蓄古人金石文。貪多務得。饕餮無厭。昨自京出守蜀中。特關隴之間。賊氛方熾。道路戒嚴。車騎襍被而行。篋篋一無所攜。日無聊賴。乃於西安市上得雲麾帖一冊。此亦新拓本。然推手甚精神。采奕奕。有轉勝於舊拓者。既抵成都。參謁上官。訖。遂由水路順流之重慶。新任舟中無事。日對此帖。展玩之。蓋一日數十次也。北海用筆。幾及右軍。歐虞諸公罕有及者。在李唐一代。或褚登善可與伯仲耳。不謂嫡嗣蕭條。唯有吳興松雪一人。董香光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象何能神。駿乃爾。易曰。雲從龍。風從

帝。王李之謂矣。

唐雲麾將軍李秀殘碑跋

北海太守李邕所書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畫家所
謂大李將軍者也一則李秀即此碑也秀為范陽人
碑立於今之良鄉縣往時有愴父為良鄉博士碎碑
以為泮宮柱礎厥後重脩其礎棄瓦礫間明嘉靖間
有宛平令李蔭者知之輦致解中凡六礎自題其室
曰古墨齋旋又移而之京兆少尹署後有王少尹惟
儉攜四礎之大梁二礎僅存亦無人知者康熙三十
一年吾鄉吳涵為少京兆獲此二礎於廢圃蔓草中
將效李令甃諸官齋而又懼後有人如王少尹者之

負而趨也。國子監之右向有文信國祠，因移置祠內。僻間將奠此石之附於文山廟，食以久存，其用心亦良苦矣。余為翰林時，曾聞此碑在京師，徧求之而不能得。入蜀後，讀宸垣紀畧，始知是碑殘石在信國祠中。適同年陳笠帆觀察奉諱北旋，托其尋訪觀察，拓此二紙相寄，并致吳涵斷碑記，遂知此碑顛末如此。按趙明誠金石錄言此碑天寶元年正月立，則宋時尚完好，不知碎而為礎，係何代何年之事，今不可考矣。昔人紀金石謂碑不知何時入都，又曰宛平令掘地得之，疑以傳疑，皆未深考。歲月益深，其訛滋甚，而

吳氏斷碑記士大夫又不能盡見也。故詳著之以告世之好事者。

唐蘇靈芝鐵像碑跋

蘇靈芝書寬裕和暢與明皇書絕相似風行草偃之
應雖筆札微藝尚有感字如此者况其大焉者乎

蘇靈芝書寬裕和暢與明皇書絕相似風行草偃之
應雖筆札微藝尚有感字如此者况其大焉者乎

唐莒國公唐儉碑跋

此碑僅餘半截。不成文理。而完好之字。風神尚在其。立碑歲月及撰書人姓名。均不可考。據趙峒記云。此碑在小陽村之北。亦昭陵陪葬諸臣之一也。

唐吳季子祠堂記跋

此碑不甚著名。諸家金石錄皆不載。惟朱長文古今碑帖考有之。亦不言碑在何處。據碑文大率在潤州耳。碑甚完好。豈非不甚著名之故耶。惟碑根蝕一字。共闕十七字。文中十六字。據唐文粹以紅筆補之。銜名內新拜下闕一字。合是尚字。姑闕之。

又

此帖筆力堅蒼。非宋以後所及。

又

余前得此碑。其出處未考。昨檢王慧音先生集。謂丹

陽城西南六十里有延陵鎮去鎮九里為吳季子廟
有潤州刺史蕭定脩廟記張從申書則此碑為先生
所親見去今纔數十年此碑當無恙唐碑若此完好
者絕少此碑若新發於研豈非僻處荒村無人推拓
之故耶古之君子歸真反璞終身不辱正此意耳

吳季子廟堂碑跋
此碑不甚善也蓋亦金子我習不讀於未身又古今
碑亦甚善也亦不言碑在何處亦不言碑在何處
碑亦甚善也亦不言碑在何處亦不言碑在何處

唐武侯新廟碑跋

此碑唐貞元十一年所立太常協律郎元錫書不甚
著名然字畫醇古結體平正有齊梁遺意

武侯新廟碑跋
此碑不甚善也蓋亦金子我習不讀於未身又古今
碑亦甚善也亦不言碑在何處亦不言碑在何處
碑亦甚善也亦不言碑在何處亦不言碑在何處

唐靈慶公神堂碑陰記跋

右碑在解州鹽池自戶部以下皆在碑陰蘇弁等名在上方崔季常等名在下方至元二行在碑陰之左蘇之純題名二行零二字在中左行

普品燕字宣朝古詩盤平玉百初集意
批點歌自天十一平西立大常附軒明次驗書不其
盛秀刻碑臆點跋

唐西域舅甥碑跋

右碑在西藏大招大招者喇嘛寺之名也西藏有兩道場一曰布達拉譯華言為普陀宗乘之廟達賴喇嘛所居一曰扎什倫布譯華言為須彌福壽之廟班禪額爾德呢所居此碑在布達拉之前俗謂之前藏古烏斯藏之地也在漢時為烏孫地烏斯即烏孫轉音烏斯者衛字切音猶華言中也由中國至天竺印度烏斯藏為適中之地故以中為義耳此碑首稱大唐文武孝德皇帝考唐諸帝徽號太宗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肅宗曰文武明德大聖大宣孝皇帝此

碑建於太宗朝歟。建於肅宗朝歟。未有明文。碑載中國與蕃人盟好之詞。唐以公主和親。故唐稱為舅。蕃稱為甥也。其書法絕似北海太守李邕所作。杜子美八哀詩。其述李邕曰。碑版照四裔。或此碑果為邕筆。未可知也。歐陽永對趙明誠廣收金石文字。而此碑不見於歐趙二錄。蓋宗時幅幘狹小。西域不通中國。宜乎二公皆未見此碑也。碑在絕域。遐荒。推搨所不及。故閱世雖久而文字可辨識者。猶有十之六七。碑後具文武寮窠姓名。上列漢字。下列西番字。皆橫行。自左而右。蓋西番行文之制如此。其官爵名姓。或二字為一行。或三字為一行。以便橫行。從西番字之制也。近日沈縣丞硯畦從伊犁歸。以漢燉煌太守裴岑碑贈我。今又得此碑。絕域殊方之文字。咸歸吾室。可以志同文共軌之盛矣。

碑後具文武寮窠姓名。上列漢字。下列西番字。皆橫行。自左而右。蓋西番行文之制如此。其官爵名姓。或

西域舅甥碑跋

余往在巴蜀得西域舅甥碑一紙。維時新舊唐書皆未攜帶在。解茫然不知此碑之顛末。今歸檢舊唐書吐蕃傳。開元十七年吐蕃使者悉獵入朝上表。贊普自稱曰外甥。呼中國天子曰皇帝舅。又德宗即位。命判官常魯與崔漢衡至蕃中。贊普謂漢衡曰。我大蕃與唐舅甥國耳。此舅甥之名。所由昉也。又長慶元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此碑曰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則碑乃穆宗時所立也。又唐書吐蕃傳載長慶元年吐蕃遣使者尚綺力陀思來朝。且乞盟。

詔許之。是時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以大理卿劉元鼎為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相與尚書右僕射韓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俛戶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郭鏜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贊普以盟言約。二國無相寇讐。有禽生碑作捉生問事。給服糧歸之。詔可。大臣豫盟者。悉載名於冊。今考碑中所列銜名。與史一一吻合。傳又云。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勅虜大臣亦列名於冊。今碑亦有蕃官銜名。

據蜀官自西藏來者云。碑四方若柱。盟文刊在正面。左側列蕃官。右側列漢官。不知彼時尊蕃而卑唐耶。抑吐蕃之俗尚右耶。舊書又載十月十日與吐蕃使盟。又載劉元鼎自吐蕃使迴奏云。去四月二十四日到吐蕃牙帳。以五月六日會盟訖。蓋十月之盟。元年京師西郊之盟也。五月之盟。二年勅使就虜廷而盟也。又西郊之盟。別有盟詞。與此不類。舊唐書載之。而不聞刻石。大約當時唐之君臣。皆視盟會如戲。初無明恕忠信之心。故不以盟文為重。轉不若蕃人受中國之盟。大書深刻。留示子孫。迄今千載之後。萬里之

外至其地者猶得摩挲故物以考證當年之文獻此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非耶

韋南康紀功碑跋

向聞此碑在四川簡州適同年生沈達為州牧因寄書屬令蒐訪得之於北門外居民嚴禮用家其地距城里許按簡州城向在絳溪之北明正德八年移治於絳溪之南此碑所立處即明時舊城也其左有班春亭今地碑露立風雨之中字已剝蝕過半碑陰有大字詔書尚完好蜀中唐刻之僅存者也

唐善興寺舍利塔銘跋

此碑在梧州城隍廟中於顯慶四年無書人姓名全文九十六字

字字完好唐碑如此者絕無僅有益遠在梧州城

南世人未曾物色到此故能保其貞耳葬字作

葬二十作戴拾字亦不見於他碑

唐無憂王寺真身塔碑跋

右碑楊行播所書筆法甚瘦勁唐碑大書深刻者磨
泐幾盡此以纖細獨存由其所居僻遠推拓者稀耳
世之享盛名膺高爵往往泯滅而巖穴幽貞之士久
而能顯其理與此正一轍耳

唐大字陀羅尼經幢跋

此幢為沙門契元書。考楚金禪師碑有表妹萬善寺上座契元。乃比丘尼也。疑即此人。楚金碑建於貞元廿一年。此幢建於會昌二年。相距卅餘載。前後正不遠。以尼僧而翰墨淳古若此。有唐書學之盛。真超越今古矣。

唐高福墓誌跋

此碑不多見。余得此本。賈人已裝潢成冊。無書者姓名。未知碑本無之。抑裝者剪去。察其筆意。與北海書絕相肖。漢魏碑多不著書人。中唐以後碑。無不著者。按福為高力士之父。豈以為奄人諛墓。故賢者諱之耶。

唐思恒律師墓誌銘跋

此志歐趙諸家均未著錄。蓋新出之本也。撰人姓名常。名利落不可辨。然文中有名願。託勝因。思陳盛美。則為常名所撰矣。不知何人所書。筆意直追褚河南。亦善學褚法者也。唐刻中完好。若此者。真為難得。

唐大智禪師碑跋

乾隆己酉夏間。在宣南市中。得大智禪師碑殘帖。峭厲如新。發於研。惜其文斷闕不完。復購新搨本。割補之。藻鑿者。玩其殘字。著述者。讀其全文。二者兩美。而不傷。亦識者之所首肯也。唐人隸法。不及漢人醇古。然循規蹈矩。尺寸不踰。亦有不可及處。余所藏若梁昇卿御史臺精舍碑。蔡有鄰元氏令龐君碑。徐浩嵩陽觀聖德頌。韓擇木葉慧明碑。皆工妙絕倫。均在此碑之上。此碑稍肥重耳。

大智禪師碑陰跋

右大智禪師碑陰。下方作隸字記一段。稍上畫一橫。卧折枝菊花。又其上中央作一大鳳字。篆文甚瓌偉。旁列題名。皆不甚著名。人嘉慶己未春。余赴重慶太守之任。路出西安。觀此碑。獲見其陰。甚奇。因拓一紙。携歸。賞鑒家所未及也。

唐願銘跋

唐願銘石刻。在祁陽浯溪之口。篆法古朴。得石鼓文之遺矩。願字不見篆書。向來釋作亭字。黃山谷答浯溪長老新公書云。有袁滋篆唐亭銘三十六行。何不見。即謂此刻。釋文見王漁洋浯溪考。亦有訛字。趙明誠金石錄有浯臺右堂二銘。而無此銘。漁洋誤以趙錄第一千四百一之容亭銘為唐亭。見明誠注為瞿令問書。因而致疑。不知瞿令問所書容亭銘。別是一種。乃永泰二年刻。而此刻乃大歷三年。彼此判然。不容相混也。袁滋唐相。字德深。汝南人。史稱其弱歲強。

學以外兄道州刺史元結有重名。往依焉。祁陽古道州地。浯溪又元公之所表章。則此銘為滋所書。事屬可信。然文後並無書人姓名。不知當時本未署名。抑係歲久剝蝕。山谷曾親至崖下。題詩中興頌之後。則其謂此銘為袁滋書。定必有據。非耳食之論耳。

唐景教流行碑跋

明崇禎間。西安守晉陵鄒靜長幼子歿。葬長安崇仁寺之原。掘地數尺。得此碑。按唐時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他方雜夷來者。有摩尼。有大秦。有祆神。摩尼即末尼也。大秦即景教也。祆神即波斯也。貞觀十二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斯立波斯寺於義寧坊。天寶四載。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碑云。大秦國有上德阿羅本。即阿羅斯也。其言貞觀中賜名大秦寺云云。乃胡僧誇誕之詞。非實也。大秦之教。本不出於波

斯初假波斯之名以入中國後乃改名以立異地理志謂默德那為回回祖國其教以事天為本經有三十歲西洋諸國皆宗之今碑云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豈非回回祖國之三十歲歟總之三夷道皆外道邪見所謂景教流行者則夷僧之黠者稍通文義而妄為之耳其實與末尼祇神無別若今之所謂天主教者流亞耳

安刻孫過庭書譜跋

此帖揚州安氏所刻係從真跡鈎摹者考孫虔禮書譜文氏傳雲館曾刻之亦精妙然世有贗本混淆不若此刻單行可信也此本較文刻少一百九十六字蓋傳雲摹刻以後殘闕者卷首曰書譜卷上則原分二卷今迷其迹耳

唐明堂令于大猷碑跋

右明堂令于大猷碑。大猷係于志寧之孫。以文學世其家者也。碑在三原縣。其葬以聖歷三年。而碑中無武后所製字。蓋後時續為之。非葬時所立也。碑不載書撰人姓名。猶是兩漢遺制。筆法清逸流麗。絕似褚登善。靈臺隱居翁跋。碑首曰書體。亦止限。亦

唐懷素草書千文跋

此刻在湖南永州綠天庵。其書落筆堅蒼。有法畧無放誕之跡。當是素師極用意之作。非山谷枝山以下諸人所及。董思翁行草絕肖此種。當得力於此耳。

唐懷素草書千文跋。此碑在湖南永州綠天庵。其書落筆堅蒼。有法畧無放誕之跡。當是素師極用意之作。非山谷枝山以下諸人所及。董思翁行草絕肖此種。當得力於此耳。

唐懷素律公帖跋

昨余得懷素藏真律公帖及諸賢跋語既與東坡歸來辭詩合裝成冊今得此本其紙墨摹拓之精遠勝前本又以白金五星易得之亦貪夫饕餮之意也

黃庭堅浯溪摩崖詩刻跋

山谷以崇寧三年竄宜州攜家南行道出零陵維時曾公卷坐鉤黨先徙是郡山谷盤桓逾月詩酒留連相率游浯溪觀中興頌碑賦詩題名崖石一時文采風流寄於顛沛造次之間余嘗親至崖下摩挲其文而讀之筆畫完好千載如新令人徘徊不忍去按王明清揮塵錄言山谷初列公卷名于詩序中公卷曰公詩一出即日傳布某方外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軸安可不為之防耶山谷因闕曾名詩云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所謂文士即

定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此云平生竊聞公子。舊今年誰舉。賈生秀未知。束帛何當來。但有一節相倚瘦。則尚在未舉時也。蘇黃當時遭當路之嫉。遷謫流離。而荒陬僻壤。畸人漫士。以及浮屠方外之流。無不愛之。慕之。然後歎賢者文。采風流氣。求聲應。出自秉彝之好。有非勢位所能予奪者矣。此詩乃山谷由黔召還時所為。是時年已五十七矣。其筆力兀舉瑰偉。若歲寒松柏。後彫之姿。可謂殊絕。凡庸世乃有疑其贗者。信乎伯樂不常有也。

宋米元章書崇國公趙世恬墓誌銘跋

余去歲得此卷。竊怪古人如此名蹟。何以竟無一跋。

頃於孫淵如先生齋頭。見有近人鮑江都新刊類帖內。

有此誌。字較小。筆意庸劣。而袁楠鄧原文楊法三跋皆。

佳。固已疑其偽書真跋。因假歸。遂字磨對。知彼刻果。

係偽跡。而尤可笑者。文中序列三朝。曰英祖神考哲。

廟。而彼刻作英祖仁考哲廟。是以仁宗為英宗之子。

而以哲宗為仁宗之子。彼於正史。尚未寓目。又何以。

冒託米南宮之妙跡耶。殆一庸妄人之所為而已。昧。

者不察。尚壽諸貞珉。徒於藝林增一笑柄。彼之偽益。

信此之真。當若何寶愛。因錄三跋於此卷之尾。以備後人考證。而并志其異同。聊當燬犀一照耳。

袁正己正書摩利經跋

按史有兩乾德。一為王衍據蜀時偽號。一為宋太祖紀元。其歷年皆六。此經刻於乾德六年。不知是蜀是宋。此石在西安府學。而云京兆府國子監。漢唐建都西安。故謂之京兆。五代及宋。則相沿其故。稱云爾。

西漢封爵之京兆正升及宋頃時其始辭云爾
 宋此以五西史前學而云京兆係國千望莫曾其借
 此以見其平留於地雖後世其亦不味其長
 對文而所錄一處王州郭係前所錄一處宋大
 宋五子五書集所錄也

長沙鐵柱文跋

此刻在長沙城外鐵佛寺塔內鐵柱上宋進士董護
 所書柱分六段回環刻之其字係鑿成故鋒鋷峭厲
 古人謂金文款多識少如此精好者尤難得耳會溪
 銅柱文拙劣不足貴也

又

此碑在長沙城外予初不知之乾隆癸丑歲視學楚
 南特同年陳君桂堂為辰州太守拓本見貽殊完好
 昔竹垞先生謂金文款多識少惟唐睿宗景雲觀鐘
 銘最著於世此刻楷法端好精妙乃可景雲一刻抗

衡而世無知者。顯晦之數。非人所為。而職在掄才者。欲野無遺賢。不亦難哉。

南郡同。平刺。字。封。堂。或。承。所。太。官。封。本。良。部。叔。宗。致。此。點。或。身。初。始。和。平。時。不。味。之。道。劉。公。五。端。所。學。其。

爾。封。或。始。亦。不。足。貴。也。

古。入。爵。金。文。與。之。論。心。以。此。辭。其。昔。以。單。引。其。會。家。

而。書。封。台。六。朝。回。影。信。二。其。字。亦。有。其。始。始。始。始。始。始。

此。以。五。身。心。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

身。心。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始。

元趙承旨書孫真人碑跋

松雪晚年有此一純熟境界。遂開後人庸俗一派。殊不知此老筆下。縱橫挑蕩。正是不凡。即如此碑。初視似乎恬熟。細尋其筆勢。翩翩若鳳翥。鴻騫絕肖。褚登善用筆之法。珠圓玉潤之中。別有一種古趣。溢出。此豈經生院體所能及耶。松雪得承旨年已六旬。正是暮年妙境。此固非皮相者所能知也。

選

七姬墓志跋

張士誠之撫有吳地也。乘元季之衰，嘯聚一方。苟延旦夕之命於事固不足道。然明師入境，吳人為之死守。久而後服，則其小惠小信，亦有所以固結人心者。當是時，其臣潘元紹將出師拒敵，有姬七人同時自盡。今吳城東北隅有七姬墓，即其埋骨之地也。張靜居曾為作志，楊升庵諸人皆有題辭。其辭或褒或貶，各有異同。吾則謂草昧之初，羣雄逐鹿中原，明太祖與陳友諒、張士誠輩競起，成則為帝王，敗則為寇賊。此其成敗惟天所命，初非有所優劣。而當張氏垂亡

之際婦人女子皆知以死殉其夫亦可徵吾鄉風俗之善彼升庵等身為明臣不得不致貶於張氏今易姓之後尚論者當存廓然大公之心毋庸意存軒輊於其間矣

乾隆五十六年進士題名碑跋

唐進士及第題名慈恩寺所謂雁塔者是也宋以後皆題名太學乾隆五十五年歲在庚戌韞玉以第一人及第升

朝故事進士題名碑即擇榜中善書者書之余書不工國子官謬推余書丹刻石因拓本裝成冊而藏之

選

乾隆庚戌進士題名碑第二跋
 古今人材豈必盡在進士哉。禹稷皋夔之生也，無書可讀而輔佐堯舜以成平地成天之業，此固高遠不可幾矣。漢之興有蕭曹，唐之興有房杜，其勛業冠一時，其聲名垂百世，誰則以進士起家者。自李唐開寶以後，世尚文辭而進士遂為士人所貴。歷五代兩宋而不變，然當時猶時時以制科取士，設為條目分途並進，故謂之科目。及明有天下，專以進士一途用人，內而卿相外而岳牧，皆出於其中，而選士之途始隘。且先代進士起家丞尉而已，至是乃以草茅寒畯執

之國子官，於斯余書其後。因本禁本無所為之
 歷對事進士，與子孫相繼，中善言者書之，余書不
 又及第
 習學於大學，與進士十五歲，或為其歸，王以第一
 善進士，又與進士，其善言者，其善言者，其善言者，其善言者
 進士五十六年，進士題名碑

三寸之管入場屋。一旦僥倖入彀。上者入翰林。充文學侍從之臣。次者分曹掌天下兵農禮樂諸事。其下者猶宰專城。作民社之主。其徑甚捷。故士人爭趨之。賢者才者固因是以致身。不肖者亦恩乎其中。而莫之辨。若宋之秦檜。明之嚴嵩。斯世所指為奸回而不齒者。孰非以進士起家者乎。吾故謂人才不必盡在進士。而進士不必盡是人才也。特是其制已傳千餘年。且治平日久。願仕者多。不有一事以限制之。將無以塞天下之望。故聖君賢相所不廢其實。世豈無奇才異能。而不習科舉之業者耶。所當兼收並蓄。使野無遺材。至國家用進士。尚當選擇而使。而凡身為進士者。皆當以賢者為師。不肖者為戒。則善耳。

戲鴻堂法書跋

戲鴻堂殘帖二本

第二冊
第十三冊

庚戌秋七月韓城孝廉

李蓉所贈。按此帖初本係木刻。所搨無多。即燬於火。後乃翻摹勒石。余家素蓄石本。與此相較。迥乎弗逮。益信神明之技。無可重儻者。此本的係木刻。初搨神采煥發。遠出石刻之上。如華山嶧山之碑。紙在而石亡。廬山真面。不可多見。可弗寶諸。

快雪堂帖跋

此帖刻於涿州馮氏後入閩中。裴文達公出使閩中知之歸言於

朝。由是士大夫均知快雪堂之帖在閩。適閩督楊景素購得。遂列方物間以

獻。自是快雪之石入

禁中。而人間不可得矣。馮氏子孫有官太守者。今居京師崇文門外。余曾至其家。董香光所書快雪堂之額猶存。

選

讀周禮

余自東駿讀書。即疑周禮非周公之書。近日乃恍然大悟。而其疑益堅。夫周官所載六卿之名曰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而已。不聞有天地春夏秋冬之說。蓋此六官之名自唐虞已有之。故契作司徒伯禹作司空。早見於舜典。大約三代因之勿替。故尚書曰。惟周公位冢宰。左氏曰。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冉季為司空。太宰即冢宰也。孔子為魯司寇。而夾谷之會。請攝司馬以從。僖公之躋。夏父弗忌為宗伯。魯為侯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以天子禮樂。故六卿得

用王官之名也。宋有司馬王者之後也。楚亦有司馬。僭稱王而然也。其他見於書者曰司寇。蘇公見於詩者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宰。見於論語者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見於左氏者曰爽鳩氏。司寇也。凡此之類不可勝舉而絕不聞有所謂天地春夏秋冬之說也。苟周公時有是名。豈有六經中絕無一見者乎。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故六經所無皆不可信者也。大約新莽建國。凡政令之不便於民者。皆欲援古聖人之事以文飾之。遂授意其黨劉歆等偽造此書耳。

讀齊風

朱子之作詩傳也。於齊曰禹貢青州之地是矣。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此何說邪。昔者武王封太公望於營邱。其地在青州。岱山之陰。維淄之野。幅員最爾。孟氏所謂儉於百里者也。其後子孫強盛。國日闢矣。然桓公正封疆。南至陶陰。西至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鄆。宣王之世。蘇秦之言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則其地皆密邇青州之壤。馬爾司馬遷之言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此亦就戰國之

齊言之。非齊故境。而齊世家曰。營邱邊萊。萊人與太公爭國。萊州瀕海。此時尚不屬齊。則齊之境東且不能至海。而何有於穆陵。無棣乎。按史記索隱云。淮南有故穆陵門。無棣在遼西。孤竹則去齊皆千里。而遙鳥得云。青州之境乎。蓋朱子之說。本於管仲告楚之言。而管仲者。合五侯九伯而言之也。假令四者為齊之封域。則齊先君之履。曾不能越境。烏可千里而問楚之罪乎。此又不待辨而明者矣。或曰。是說也不始於朱子。鄭康成詩譜嘗言之。然鄭之言曰。成王廣大邦國之境。齊更立五百里。以五百里計之。豈能距海據河乎。而穆陵無棣。無論矣。眉山蘇氏春秋列國圖。亦以無棣屬齊境。其誤正同。

讀鬻子

鬻子者名熊。楚之先世也。年九十而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於是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而已。然讀其書。載魯周公使康叔守殷之文。可異焉。夫史稱鬻子見文王時年九十矣。豈有更閱數十年。當周公命康叔之時。其人尚在。且著書傳其事之理。則今之十四篇。亦非真本也。意者古有其書。久而散亡。好事者從編殘簡。斷之餘。思欲網羅舊聞。求其書而不可得。因竊取其義而為之耳。然邪否邪。

或撰錄

韓夫建喜類黃氏天文詩前無此舉出茲品之類
言所業也其始大德蘇合黎國之君曾入尚書言
中子無之限晉報本嘗言此書言中西云對對計
高士對戶
或撰錄
或撰錄

甲子紀元譜跋

古人紀年歲陽歲陰不以甲子史記歷書所載太初
元年年名焉闕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極其
辨晰他如屈原離騷經曰攝提貞於孟陬兮維庚寅
吾以降攝提歲也庚寅日也賈誼鵬鳥賦曰單閼之
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單閼歲也庚
子日也其例皆同後人樂趨簡易廢古干支不用而
借甲子以名年如王莽銅權銘曰龍集戊辰又曰龍
在己巳紀年之法殆改於西京之季乎唯許慎說文
後序曰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猶

循古法。魏晉以下相習以甲子紀年。舉闕逢攝提格等名。有不能辨者矣。

選

楞嚴經跋

此經相傳是龍勝菩薩於龍宮默誦而出。其義微妙甚深。蓋阿難尊者為釋迦文佛少弟。智慧絕人。佛門中推為多聞第一。故是經所說義理尤精。天人之理無所不包。彼中最高為寶惜秘而不傳。姚秦時宋雲至西域求經。此經未入中國。貞觀中沙門元奘往西域十九年。所取三藏經文至夥。亦未之間也。後有天竺沙門般刺密諦。欲將此經傳入震旦。屢竊而行。皆被獲阻留。最後以薄氈細書破臂深藏。杭海東來。達廣州。適唐宰相房琯以南銓在廣。受而筆之書。即今譯

本。是。也。秘。笈。初。來。隱。而。未。顯。迨。天。寶。十。年。西。京。興。福。寺。惟。慤。法。師。于。駘。家。得。其。本。始。作。疏。解。而。廣。傳。之。其。後。西。域。有。狼。達。亦。嗎。者。為。汗。毀。滅。佛。法。赫。棄。梵。筴。此。經。遂。亡。幸。其。先。入。中。國。故。完。經。尚。存。我。

高宗純皇帝時。命國師章嘉呼圖克圖。由漢字重繕。梵本。此經仍復還舊觀。竊聞當時彼中有補敦祖師。曾經授記云。是經滅後五百年。當由中國譯歸藏地。時節因緣。正在此時。仰見。

聖人之一舉一動。必合天心。而大雄氏之教。普徧十方。流傳無盡者。天實為之。古今。凡。聞。之。士。往。往。著。書。立。說。以。闡。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選

讀賈誼傳書後

余觀班氏賈誼傳備載治安一疏而太史公不之錄
惟錄其鵬鳥賦與弔屈原文因撫几而歎曰知言哉
太史公千古一人而已遷豈不知賈生有縱橫一世
之志其治安一疏為生平絕大文章顧棄而不錄何
哉蓋謂此書生放言高論耳無裨於世孝文聰明令
主心知其言不可用故存而不論又慮其人風議廟
堂必不能恭默自守必有喋喋出位之謀當國者稍
有急功近名之心不能不為之動既為所動必多紛
更將吳楚七國之亂不易世而已作也於是置諸瀟

湘荒遠之地使之索居閑處而無所用其才善乎孝
文之知人而善處之也遷乃心知其義因以其人與
異代牢騷不得志之人合傳其論屈原曰博聞強識
嫻於詞令其視賈生也亦若是而已班氏不知乃詳
述其痛哭流涕之詞抑若其人甚可用其言甚可信
而深惜夫當時不能行者作史三長識為尤重固之
識不及遷也遠矣他日鼂錯祖其說發大難之端而
天下大亂此可以為人主知人與不知人之鑒文帝
不用賈誼而天下安景帝用鼂錯而天下危觀錯朝
衣赴東市之時然後賈生之言不用賈生之幸也後

人尚論乃猶以抱才不遇為賈生惜也不亦惑歟

選

讀諸葛武侯隆中對

諸葛孔明在隆中時早定三分之業夫人而知之矣其言曰一旦天下有變當是時黃巾肇亂董卓繼之四海沸騰舉世所自命為豪傑者皆跨州連郡爭窺漢鼎世變至此極矣尚何所待耶余乃知武侯之心矣其心甚欲輔先主以成帝王之業而又不欲其犯不韙之名故不肯為福先禍始此時漢獻帝尚能守府則中原不可問也必俟他人篡漢而後自我興問罪之師然後名正而言順此即漢高為義帝發喪之意也特以其時曹操尚挾天子以為名故武侯不欲

明言。而其實所指在此。他日曹丕受禪。武侯即率羣臣勸進。先主亦即受命。改元。初意可知矣。至其所云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蓋自古中原有事於蜀。無不南北兩路並進者。蜀而有事於中原。亦同。其後孫吳敗盟。荆襄亡。失南路。既斷。不得已。而宛轉於褒斜之間。而亦竟無成。則天意所限。武侯所不及料者也。設吳蜀同心。南北並進。魏雖強。其存亡正未可知耳。誰謂三分之局。一成而不可變哉。

許氏說文解字跋

近年士大夫頗留心小學。而羣奉許氏說文解字一書為圭臬。其書所不載者。則謂之俗字。鄙意不甚以為然。其書每部後所注文。幾重文。幾覈。往往不足於數。蓋此書殘缺久矣。又其所製字。每與世所傳鍾鼎之文不合。所引五經之語。亦多異同。蓋漢時一家之言。爾不過如荆公字說之流。其解字亦多臆說。姑無論其他。即如以也字為女陰。古今載籍。並無其證。豈非謬論耶。余少年狡獪。嘗欲於許書之外。別出新義。自為小學新箋一書。四方宦遊。其書不果就。而舊草

叢殘亦消歸于無何有之鄉矣。猶記解王字之義云。乾三連坤六斷。三橫乾坤之象。一人獨立於乾坤之中。謂之王。又解衡字之義云。衡字當從魚。不當從角。夫萬物縱橫各有定體。惟魚行水中。時而俛。時而仰。有類乎秤之象。故為衡。而魚行二字切。恰得衡字之音。如此等數甚夥。今耄矣。遺忘殆盡。聊志一二於此。似頗長於舊說也。

讀韓文公集書後

韓昌黎擬文王姜里操云。臣罪當誅。苟天王聖明。讀書者皆以為立言有體。余則謂此似是而非者也。嘗

讀大雅之詩云。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如蠅如蟴。如沸如羹。又曰女吃哮于中國。歛怨以為德。此則文王之志也。三代以上。斯民直道而行。公是公非。百姓且然。而况聖人乎。紂之無道。淫戲自絕于天。文王若不知其無道。而以為聖明。是不知烏之雌雄也。烏足為聖人。若明知其無道。而姑以聖明頌之。是教人以諂也。又烏足為聖人。盖唐時文士。辭章相尚。貢諛獻媚。習為固然。昌黎南海之謫。憂患餘生。託諸古人。以自明其無怨望之意。若文王有言。必不如是。即周召諸公。而託為文王之言。亦必不如是。

明趙文毅公文集跋

嘗讀易至泰否二卦之初皆曰拔茅茹以其彙。知君子小人必有其類。而其類常有互為消長之機。當陽德之方亨也。端人誼士連類而進。而世運為之清明。國是為之正直。及陰柔用事。則小人成羣。而君子無容身之地。彼所惡。非其類也。明時江陵張相奪情起復。吾鄉文毅趙公賢用上疏攻之。削職廷杖而歸。此正陽消陰長之秋。而他時忠介鄒公元標為之立傳。忠烈黃公周道又為之序。其文集留傳在世。若球圖之可寶。于此見君子得朋。自有聲應氣求之樂。詩所云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者。此之謂也。彼附會江陵以博取一時富貴者。今安在哉。觀者可以知所師矣。

翁氏吾妻鏡補跋

翁子廣平以日本國吾妻鏡一書闕畧未備。積一生心力窮蒐博采。撰成吾妻鏡補若干卷。凡其國之世代譜系山川都邑典章風俗物產方言無不詳且盡。攜以示余而以序為請。夫吾妻鏡者日本國之史也。彼國有吾妻島。故因以為名。鏡即鑑也。故又名東鑑。向無刻本。中國流傳甚少。雖博學者未嘗見。翁子乃貫穿其書。舉其要而補其所未備。異哉。昔太史公作朝鮮南越東越西南夷等傳。皆近接方域。漢家聲教所及。故能詳哉其言之。後世史家撫拾要荒以外。漸

多鑿空之說。然不撮其大畧。附于國史之後而已。罕有專勒成書者。至

本朝乃有琉球中山等志。此皆

天子輔軒之使。親至其地。采訪其國之遺聞軼事。而後成一家之言。若翁子家在吳江之平望鎮。闐闐囂塵。一闕成市。翁子生平閉戶著書。未嘗稅四方之駕。况日本在大海外。未嘗職貢中國。雖國家史官。不能得其要領。翁子一窮鄉樸學之士。乃能瞭然若羅紋之在其掌。此豈尋常咫尺聞之流所能及乎。昔在高宗朝。禁民間私錢。偶得寬永通寶錢。司農不知其

所自來。謂中國無此年號。遂令有司者治之。諸封疆大吏。無一人知者。守令倉皇。莫知所措。吾鄉王慧音先生。識為日本錢。以朱竹垞集中吾妻鏡跋為證。每歲商人向彼國市銅。因攜其錢入中國耳。維時桂林陳文恭公巡撫江蘇。據其言以入告。由是士大夫始知有吾妻鏡之名。然求其書卒不可得也。觀翁子之書。洵可謂好古多聞矣。宋時徐仲車足跡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務。翁子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事未及餘年終其入

史亦感有委焉生之劉所開城王以曰亦思古者
求簡於世而亦志千古於其城在不可不防也
蘇文之論兵平聖節子武平蘇也士節也
倉卒之制雖火驗之亦遠者敢不富貴問其
必無及平其國中其書而海亦出
於中其節制軍以武平人歸其
此論其本公之西學入心於志
劉其閣文高如

吳蠡濤平苗奏稿跋

蠡濤先生抱文武兼資之才博通古今服官中
外屢贊戎韜乾隆間安南酋人阮光平逐其主
黎維祚而據有其國嘉勇侯福康安奉詔出師
先生在幕府維時阮酋啟關納款文武官身在
行間者無不憇魚進兵先生力主受降之說謂
撫馭外夷之法但取其恭順而已阮與黎我何
擇焉若耗費中國兵馬錢糧而代他人爭國殊
為不值福公用其謀入告

高宗深以為然由是納款班師阮酋入覲邊境

救安至今無事。先生之意，卽唐時魏徵諫伐高麗之意也。此文稿四卷，乃嘉慶初兩廣總督吉慶平苗時，先生在幕府所作。思慮周詳，詞理精密。古人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者也。其寓撫於勦，仍是綏靖安南之故智耳。夫苗人叛服無常，若鳥獸之聚散，以有虞氏之盛而征之，則逆命舍之，則來格。讀先生諸文告，深得武侯攻心之法。令姪編山刺史收其遺草，裝成四卷，暇日示余，因綴數語於紙尾，并述安南舊事，俾後之人有考焉。

勤儉箴跋

書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勤與儉，聖人諄諄以訓後世者也。然而不可以誤用也。如卿大夫勤其職，士人勤其學，庶人勤其業，夫是之為勤。若乃大人而勤細事，搢紳之家察及雞豚，園植葵而妾織蒲，此皆古聖賢所譏，乃鄙也。非勤也。衣食有節，婚嫁喪葬有程，夫是之為儉。若乃高明之家，坐擁厚資，布被脫粟，欺世盜名利，析秋毫一錢如命，親戚故舊，雖饑寒不知存恤，視拔其一毛有如剝膚之痛，乃吝也。非儉也。善守勤儉

之箴者勿墮入鄙與吝之中則善矣吾鄉蔣坦
菴先生有勤儉箴爰為之廣其義

王念豐重次千字文跋

千字文之作權輿於梁史稱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
千字命中郎蕭子範製為文又令周興嗣為之同時
並出殆有二本然蕭本不傳而興嗣所作孤行則其
工拙可知矣史又言武帝嘗自製千字詩衆為註解
不知所製即此千字否唐有進士周遊更撰天寶應
道千字文將以進覽並請頒行天下宰相陳希烈謂
其枇杷二字依舊難稱盡善遂止勿進其文亦軼而
不傳以今所見若有明華亭董其昌仁和卓人月餘
姚呂章成所撰皆同文異詞董本泛述天地古今之

故卓呂二本皆撰於崇禎之朝。呂本推言洪武以來
事跡卓則頌莊烈初元之政。雖有史游急就遺意。惜
乎所際非其時。所頌非其主。故其文雖傳。亦在若明
若晦之間。我

朝重熙累洽。功德巍巍。

今皇帝文謨武烈。度越千古。曩者少司空彭公瑞重

次興嗣之文跋。

御製全韻詩蒙

恩獎賞。以為異想逸材。其文刻以行世。吾友王君念
豐見之。亦次此文跋。

御製新樂府。雖非經進之作。然其文可與司空之作
並不朽矣。予惟文章後出為難工。念豐作之最後。所
處最難。其文又未始不工。可見餘霞成綺。且有愈出
而愈奇者矣。抑文之工不工。無足深論。唯是遭逢
盛世。歌咏太平。以諸生之文。儼然頡頏。颺拜。其遇有
古人所禱祠而不能得者。是尤足為念豐慶也。

王念豐協府雜詠跋

曩者著雍閹茂之歲。諸城劉石庵先生以少司農視學吳中。檄聚大江南北諸生。試以詩古文辭。拔其雋者五七人。余與念豐皆與。是時余初識念豐。彼此知不深也。既偕被先生之知。旅進退於庭。漸習其人。知為個儻士。嗣以先生名。數數為澄江之行。先生命吏掃學官旁舍。為諸生寓齋。於是盍簪而食。聯床而寢。以文字之後。結朋友之緣。明年余舉進士有名。偕計北上。遂別諸子去。又明年。翠華南幸。江南北士獻賦。

輦下

南幸七南北士瞻頌

天子進之於廷而試之念豐名在乙等拜文綺之
賜夫文章知遇乃至奏技於鑾鈴豹尾之間揆藻摘
華上塵言念豐詩文之盛天聽於虜禁矣維時余方在于東華塵土之中迴
望東南五色雲起此心飛越神已先馳及余被放南
還則石庵先生已奉

命開府楚中諸子亦風流雲散矣暇日訪念豐於織
簾居出其三年著作富且等身中有協府雜詠五十
絕句乃其獻賦時所作大都紀澄江秣陵事余及見

者十之四不及見者十之六追想舊遊不禁慨然爰
述曩事跋其尾余於念豐應

制之作經

進之篇不贊一辭獨於此卷三致意焉者感石菴先生
之知且榮念豐遇也念豐之獻賦也寄居江寧協府
故名

眾中 著菴禪師同住規約跋

野史中興之入果所對

嘉慶十四年十月晦日。余於大雪中至理安寺訪寒石大師。師出其祖著菴禪師所撰同住規約一卷示余。按著菴諱通問。松陵人。俗姓俞氏。弱冠之年。偶過僧舍。閱首楞嚴經。至此身及心外。洎虛空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因疑不自釋。聞磬山天隱禪師深達佛理。乃往參焉。隱師門庭孤峻。終日不措一言。師誠懇叩請。言下未會。一日隱與客論金剛經。師曰。妙哉。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隱忽問曰。如何是其心。師爽然自失。後遂投理安佛石禪師落髮出家。徧參尊

宿而證菩提上乘。此則其住理安特領衆規約也。吾嘗謂佛門之有戒律。猶帝王之有刑法也。帝王之治天下。非不以道德齊禮為第一義。然生人既庶。良莠不齊。不有刑法。何以弼教。佛之出世度人。原以慈悲接引為務。而遷流日久。尊宿云亡。末法鈍根之徒。錯雜門庭。不有戒律。將何以整齊四衆。表正十方。蓋參悟者。哲人之機也。講習者。學人之業也。惟戒律則智愚合轍。凡聖同塗。無鈍利之分。無頓漸之異。若菴留此規約。以示後人。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寒石住此。領衆於今三年。緇素皈依。將為理安中興之人。果能使大衆守此清規。宗風不墜。將必有上叅祖乘。下破羣迷者。此又覺海之筌蹄矣乎。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跋

往余官濟南有人以此卷來售或曰真迹或曰偽也予細辨紙墨定為雙鉤本以白金十二笏易之及歸田後以家藏明相高拱所勒墨本逐字比對至第十七行太守與客來飲於此之來字石本有蟲蝕文徑二寸許直貫字中而此完好益信為撫本無疑高石刻於隆慶五年此本所撫尚在隆慶前也第三十二行四字第三十六行樹字第三十八行來字第五十五行歸字石本筆勢糾纏不清而此了然可辨高刻為文壽承手撫尚不能如此本之精則此固當時名

手所撫。昔人所謂下真迹一等者。又釀泉釀字。石本作讓。此本刻去偏旁。但存右邊篆字。刻痕宛然。作言字形。知坡公所書。已誤釀為讓矣。又文尾句本曰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此改修為公。蓋歐陽為坡公座主。禮不當斥其名。故諱之耳。石刻有趙文敏宋昌裔吳文定沈石田文壽承高中元及劉巡劉漢藜劉佑共九跋。此獨撫趙文敏一跋。蓋昌裔以下諸跋。皆高氏勒石時所題。此本撫時。尚未有諸君子之筆也。嘉慶戊辰八月二十六日。獨學老人韞玉手記。

宋方勺泊宅編載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九

年東坡大書重刻於滁。改泉冽而酒香為泉香而酒冽。水落而石出為水清而石出者。即謂此卷是歲重陽後十日。執如又記。

米元章行書卷跋

右米襄陽行書卷。筆意天馬在空。飛行絕迹。米老自謂刷字。信然。卷首有山村仇遠仁近印。按遠宋咸淳中名士。宋亡落魄江湖。至元中薦為漂陽教諭。改徵仕郎。杭州路總管府知事。就家錢唐。年八十卒。葬北山棲霞嶺。事見郎仁寶七修類稿。及徐紫珊清波小志。

岳忠武手札跋

古人云言為心聲。字為心畫。岳王以忠烈之性發于話言。自有走風霆裂金石之氣。後世寶之當如赤刀大誦。不徒相賞在翰墨間也。

趙文敏壽春堂記跋

書自顏平原開宋四家之宗。晉人清妙之機盡矣。松雪初法北海。晚乃入二王之奧。晉學復昌。王元美謂趙書姿韻溢出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於北海。晚又謂承旨可出宋人之上。有以也。此冊作於延祐丙辰之歲。此正松雪晉階承旨之年也。確是晚年得意之筆。觀其筆勢若馳若驟。如快馬入陣。縱橫莫當。洵推書中神勇。非蘇蔡諸公所能及耳。

管夫人楷書回文卷跋

右蘇若蘭回文一卷。元管仲姬所書。每詩一章。四方盈寸。後有天水趙氏印。管為趙吳興夫人。此印即吳興書畫所常用者。尾有項子京珍藏印。蓋天籟閣舊物也。夫以蘇之詞。管之筆。雖足以雙絕千古。而一歸竇連波。一歸趙承旨。二人才美。得夫子而名益彰。洵乎過人之淑。視夫魚元機。李淑真之流。幸不幸何如也。

文衡山虎邱圖詩卷跋

吳中文沈二老皆得力於山谷石田得其峭。衡山得其逸。余性喜山谷書。故於兩公若有神契。此卷余在重慶時。有鄉人携來。以十金易之。其畫不甚佳。二詩筆筆通峭。真神來興到之作。偶展一過。即增人無量妙悟。古人得妙迹數行。便一生受用不盡。非虛語耳。

下... 真... 幸... 同... 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仇十洲漢宮圖跋

此卷乾隆癸卯歲余在玉峯縣齋曾見之。唯時賈人索值四十緡。予囊空不果得。其後十五年。在都門復見之於一滿州故令家。以錢八千易之而歸。翰墨姻緣亦遲速有時耶。唯初見時。卷首尚有周天球漢宮春色四大字。今已無之。不知為何人割去。大約十五年中。此物已數易主矣。近日工筆畫皆託名於實父。此卷亦然。其實此卷設色古雅尚非實父所能為。當是嘉隆以前名手所作。識者必以吾言為可信耳。

明韓襄毅公遊西苑記跋

昔乾隆嘉慶之間韞玉以修撰備日講之員職

司

起居嘗三至瀛臺第一次

廷試武進士設

御幄於紫光閣前

上親臨校閱諸進士。以次馬射。既畢。諸皇子皇孫相繼習射。無不磬控如飛。挽強命中。維時講官侍直堦下。仰見

本朝以弧矢開基。雖在承平。不忘武備之意。第

二次以臘月八日冰嬉

上御冰床行冰上文武官皆從內務府子弟分隊執旗持弓矢疾行冰上往來如駛隊伍如一穿旗門而過回身仰射綵毬中者受賞於此見皇朝家法於燕嬉中亦寓習武之義第三次以京察一等在瀛臺引

見觀光之下藉得見臺池苑囿之盛從此出為外吏不復得窺

禁近之地今歸已久忽睹明臣襄毅韓公此記因而振觸舊事歐陽子所謂顧瞻玉堂如在天

上也明時門禁甚嚴二三大臣一至西苑侈為非常竒遇而韞玉生逢

聖明之代以踈逖小臣乃得三至其地翔武於靈臺靈沼之間其遭際為何如哉爰附綴於此自鳴榮幸之私且備西苑掌故云爾

董香光行書寶硯誥卷跋

此思翁少作。印用太史氏。是其在詞館時也。與正陽門關侯碑相證。則為真跡無疑。然筆意發揚蹈厲。纔及海岳藩籬。猶未立家。殊非佳品耳。

補考對不其於其後若向諸君也其後有以也其印
內傳如魏氏家二在卷以上一容以宮部
望財皇帝軍少董香光入閣去品骨入
素法制無或制之也其後後

香光行書寶硯誥卷跋
董香光山水畫卷跋

董香光山水詩畫卷跋

思翁書畫贗迹徧天下真者十不得一也此卷筆意清老。脩然塵俗之外。致為難得。

聖祖皇帝最愛董書。當時人間佳品。胥入

內府。唯題元宰二字者。以上一字犯當時

御名。臣下不敢進覽。故尚有流落世間者。如此卷則

因畫中題字。而不敢進者也。

董香光行草余山詩卷跋

思翁書在世間偽者十居其九。此卷尚是真跡。不過一時率意之作。非神品耳。筆意摧鋒斂鐔。雖不能如晚年粹然如玉。已非復拔劍張弩之態。自是此翁在詞館時。中年一段境界。有真鑒者自知之。此卷乃余官重慶時。別駕李君所遺。李君名在文。漢軍巨姓也。

董文敏行書百字令卷跋

此卷思翁行草書百字令頗多累筆。余初以為贗跡耳。及置案頭時一展覽。覺其用筆。運生澁於虛和之中。筆筆流暢。仍筆筆含蓄。似非倣者所能。翁嘗學柳誠懸書。始欲以拙破妍。殆即此中年一段境界。思翁一生書法。凡數十變。不自立家。初學李北海。京師正陽門關侯廟碑是也。後學顏清臣。清暉閣諸帖是也。又學柳誠懸。又學二王。至六旬以外。鋒鏑盡斂。粹然如渾金璞玉。若如來成道記一碑。是九轉丹成之候。古人一藝之長。亦日新月盛。與生俱盡。賞鑒家當知。

乎晚節之為文定推重弗置也觀此卷而前輩好賢之心與吾鄉風雅之盛俱可想見矣又百穀為當時搢紳推重自宰相以下皆謙濟下交講布衣之好時人為之語曰天下歌家王百穀山中驛遞趙凡夫蓋二君皆當時之通隱也

熊經略東園詩卷跋

此卷顧子湘洲所藏係公在請室時所追書東園舊作方其解官閒居而詩中時露老驥伏櫪之志及其再起竟為極人所構身遭奇禍跋中所謂悔且愧云云洵由衷之語也有臣如此而不能不亡何待不亡何待或云公素善道術其死也蓋托於尸解此或出於愛公者之辭然仙不仙姑勿深論而其浩然正大之氣定與日星河嶽長留天地之間耳

選

宋忠烈公鄉試卷跋

忠烈宋公崇禎十一年巡按山東城破與歷城令韓同殉國難濟南人建雙忠祠於城之西南隅以俎豆之余官歷下時以公為吾鄉之先賢而是邦之名宦入祠展謁覩夫棟宇傾頽蕪穢不治將約鄉人之官於東者相與醵金而修葺之會以事去官不果今既歸田公之五世孫香巖刺史以公之鄉試卷見示余受而讀之觀其第三策言古今泰交臣工之精神合而成焉者也又曰堂陛之間漸成睽疑否隔之形云云不禁慨然於古今理亂之故而歎思陵之所以亡

國也。嘗觀古來賢君知人而善任，故未嘗不逸樂而天下自治。庸主不知人而自用，故終日憂勤而國事日以叢脞。此無他精神之合與不合所致也。思陵之初，御極翦除客魏，毅然與四海更新。中外臣民方鼓舞望治，及其為政也，善疑而自是，懲於先朝權奸亂政之失，因而視舉朝無一可信之人而為之。臣者亦依違苟且而將順之。其賢者知幾引去，中人則持祿養交，姑置身於無過之地，以全身避謗。一二不肖之徒，務為小廉曲謹，器訟象恭，以取悅於密勿之中。一時君臣似乎契合，禍機一發，卒亦不能自保。在位十

七年，計更易宰相至五十餘人，而其他中外文武諸臣晨升夕墮者，更不可勝數。無他精神不合而危疑之隙易生也。如此則國事安得不壞而國安得不亡。譬諸病者不能擇良醫而專任之，朝易一醫，暮投復苓之補劑而不效，暮易一醫，馬投以麻黃硝朴之攻劑而又不效。於是謂舉世無一能治病之醫，病者元氣日損，因循延誤，以至於死亡，因而諉之曰：命束手太息，以為無可如何。嗚呼！其病果無可如何者哉！公鄉舉之歲，乃崇禎庚午，是時海內尚未亂，國事尚未大壞，而草茅未達之士早已窺見人主之隱，所言深

中其受病之由。然後知賢者出身致主。其憂深思遠。固蘊蓄於章甫。逢掖之年。非猝辦於立朝後也。自科舉之法行。論者每謂空言取士。無裨於實用。豈知言者心之聲。古之人功名氣節。固有流露於文章間者。惟在知言者之善為鑒別而已。如公才識當時。諒不之人果皆引而躋之廟廊之間。一心一德。從容坐論。未必不少緩其傾覆之禍。無如君之不悟。俗之不改。上猜下阻。釀成甲申之變。如公者。徒令殺身成仁。而不究其用。嗚呼。賢豪英杰之士。不能遭時致主。而至殺身成仁。此非士之不幸。而有國者之不幸也。而抑

思誰執其咎也哉

黃石齋字卷跋

此卷作於甲申八月則明亡已後之事也石齋先生此時方委身唐王故在閩其後與

王師戰於徽州兵敗被執不屈死此亦尋常志士所能惟其在崇禎朝目擊楊嗣昌等朋奸誤國盡忠極諫言人之所不能言此則其難能者也乃思陵疾之如仇至欲斃之獄中亡國之主真別有肺腸哉乾隆四十二年追論明季諸臣先生得謚忠端道光初今上又允羣臣之請從祀文廟兩廡易有之君子

道長則為泰。君子道消則為否。先生一身危言。讜論不能申於當世之闇主。而幽光潛德。乃發於易代之。

聖皇卽此一事。可以悟國家盛衰之故矣。

吳園次藝圃詩冊跋

萊陽姜貞毅先生。仕明季思陵之世。以言事謫宣州。未至而遇甲申之變。僑寓吳門。於城西築藝圃。以盡餘年。既歿。遺令葬宣城。不忘故主之命。而仲子學在先生。遂占籍於吳。當世名士皆從之遊。此園次之詩。所以作也。今藝圃屢易其主。而吳中父老過之。拊其一樹一石。憑弔當年。猶有能道其遺事者。我夫子度香先生。追念前徽。睠茲故業。而方以王事馳驅。不遑及私家之計。嘗出藝圃圖見示。一時園池林壑之勝。賓朋翫佩之彷彿見之。此詩本四十首。園次手書之。

卷尚在。其中殘闕數行。我夫子欲令善書者補之。而未得其人。韞玉於館課之暇。從林蕙堂集中摘錄其詩彙而成冊。并以陳其年前輩所作詩序冠之。其五言十二章。集中存其六。而逸其六。故亦不能備也。時我夫子方開府楚南。付郵寄之。既以為吾吳文獻之微。亦以著姜氏祖德之貽綿延而未有艾也。

劉文清公書卷跋

余為諸生時。即邀公之知。及為翰林。與公同直上書房。朝夕聞公緒論。公之文法。晉魏詩宗。中唐皆非當世所及。然不甚愛惜。惟書法自信必傳。以為人有一事不朽。餘皆不足道。公書初法大蘇。五十後乃一意晉人。至八十時。全作屋漏痕。不知者謂其老年顏。唐豈識公之無上甚深微妙法乎。公作此書時。年五十八。正是甫躋晉人門闕。尚未深入堂奧。予以十八金易自京師。裒潢肆中。持此與公晚年書相較。亦可以識名賢詣力淺深次第。又足以自勵也。

又
公作此書時年七十二。正其書法超凡入聖時也。相其用筆。全是屋漏痕。覺昔人畫沙印泥。猶存跡象。未到甚深微妙處也。

又
公作此書時年已八十五。筆意盡是屋漏痕。天與長年。所以成其絕藝。明年公歸道山。公書遂為廣陵散矣。

又
今公之書。偽跡十九。然形似耳。真跡如針裏絲。古拙

中自含險勁之勢。固非里曠所能彷彿也。

又

公書無論波磔縱橫。但落筆到紙。必作一點起。又行草圓轉若圈。而折筆處自有折旋中矩之意。又結體離奇百出。而終歸平正。無左修右短。及左輕右軒之病。其所以高出一世者如此。以此鑒別真贋。立判矣。

燕文貴江干雪霽圖跋

嘉慶丁卯冬余在京師客有言摩詰江干雪霽圖原本在廣陵吳杜村郎中處吳方在京需次余因與同年陳玉芳偕往訪之吳出圖相示意甚矜貴視其圖心以為不類而世無摩詰畫無可印證者暇日與司業蔡申甫話其事蔡曰摩詰原圖在吾家世守久矣爰約日攜圖相示真神品也用筆精妙與此一一吻合唯原卷有平沙落雁寒鴉枯木兩段此皆刪去彼雁纔如米粒大鴉更小而飛鳴翔集之狀無不肖真如棘刺之端為母猴也。想燕君自度不能故刪之。

以善藏其拙。古人一藝之微，其度德量力如此。

錢選花卉草蟲圖跋

右錢舜舉草蟲圖。見郎仁寶七修類稿中。蓋本餘杭人郁士端家藏之物。士端博雅好古。所藏十愛圖。此其一也。別有王維輞川圖、戴進春曉圖。皆不知何往。其望雲正己水天一色、城東別墅四圖。則歸郎仁寶。所謂凱風寒泉卷者是也。今亦不知何在。予於丙辰在都門得此。及王維江干雪霽圖臨本、趙松雪羅漢卷、仇十洲后妃蠶桑圖。皆希世名筆。雖千金之寶。不易也。但不識聚散之緣。若何能與吾終。此殘年否。古人筆力如鐵。書畫皆然。試觀此卷。極纖細處。皆如銀

鈎鐵畫於此可悟鑒畫之法與論書無二理耳

錢舜舉蜡飲圖卷跋

舜舉名選吳興人南宋時供奉畫院花草人物皆入
能品此卷蜡飲圖寫村莊男女人人各具意趣有擊
壤者有鼓腹者有聯臂蹋歌者有含飴弄孫者真可
徵太平景象但寫人而不布景古有此法余向在西
湖上集慶寺內觀宋理宗與閻妃宴游圖亦然昔者
帝王酒禁最嚴周書曰羣飲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
殺其法若是之重漢時國有大慶則賜酺三日飲者
弗禁此為非常恩澤魏武當國又申前禁三人羣飲
罰金四兩古時酒禁之嚴如此及六朝以降舊禁頓

弛士大夫且有日沈湎於麴蘖者况細人乎卷中扶
老携幼固以表清時士依婦媚之風而醉人矯首頓
足若喜若怒幾幾乎如禮所云一國之人皆若狂者
未必不借此以申流連荒亡之戒昔賢一翰墨之微
必有勸懲寓乎其間非苟焉而已也

唐六如琵琶行畫冊跋

吾鄉畫家莫不尊文沈唐仇石田蒼老十洲精緻子
畏介乎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妙此冊李生覺夫所遺
摹寫白傅琵琶行詩意分作八段段繫以詩樹石秀
潤人物都雅非庸手所能髣髴萬一後有王雅宜王
敬美二跋亦佳唯末幅款印不甚可信似原無題署
而後人附益之者書畫名跡往往為愚人簸弄如此
不必因此致疑也

文彥可梅花卷跋

從簡字彥可明貢士蘇人衡山先生之曾孫也徵明
生嘉嘉生元善元善生從簡以文翰世其家從簡有
女名淑字端容歸同郡趙凡夫之子靈均端容亦善
畫所見幽花異卉小蟲怪蝶信筆渲染皆能摹寫性
情圖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寒山趙所居也
因其名父故牽連及之端容復有女曰昭亦有文藻
凱風寒泉淵源有自皆吾鄉之舊聞矣

吾鄉畫家莫不尊文公而公亦田園詩人十洲畫蝶
吾六吟琴瑟行畫冊題

仇實父村社圖跋

此似寫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詩意也
筆法清蒼設色古雅其撫擬人物亦秀整有法自非
近來畫工所能假託惟諦視幅中樓上二婦人焚香
對坐彈琴其琴焦尾在右嶽山在左實父名人不應
顛倒若此憶往時在歷陽郡齋閒坐適童子撲一蝴
蝶至試數其鬚若四節然其時壁上懸十洲畫蝶因
辨其鬚亦四節共歎其體物之精畫蝶如此則畫拊
琴者似不應有所舛也或係明時畫工所擬文跋亦
幾欲亂真僅露一二字敗筆耳梅鄰知畫者其以鄙

之職也。其職以廣教化，勵風俗為先。務先生治吳，明
罰勅法，守令奉行惟謹。培養士子，矜恤窮黎。請撥武
進沙田，歸入紫陽正誼兩書院，各二千畝。而以其餘
分撥普濟清節兩堂充饘粥之費。又嚴賭博之禁，鉅
莠安良。衆情悅服。當今世而六條並舉，不負巡方之
職者，非先生而誰？士民歌祝，必有與卷中人後先輝
映者。此卷不啻為之券也。

王石谷吳江秋色畫卷跋

右石谷子吳江秋色卷。溪山村落，有烟雲離合之致。
蒼潤深秀，真迹無疑。幀中題語，皆係惡札，頗為名蹟
之疥，可惜耳。

惠氏四先生畫象冊跋

吾鄉惠氏經學當世所共知讀其書無不想見其為人然哲人往矣今世更無有一人曾望見其顏色者今吾搜覽此冊一日而得識四先生之德容道貌何其幸與向時吳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惠氏分其種植於庭故世人稱惠氏必曰紅豆惠氏既衰紅豆亦蕉萃近年聞其地復歸惠氏而紅豆亦復榮惠氏子姓必有振起而繼先人之清芬者是則鄉人所同心願望者也

選

木蘭秋獮圖跋

古者蒐苗獮狩之典。掌諸司馬。周宣獵于岐陽。銘辭十鼓。今尚在太學中。蓋王者先薄正祭器。而習武詰戎之義。即寓于其中。漢京既建。上林長楊。特在跬步之間耳。而子雲相如二賦。鋪張揚厲。侈為一朝盛事。流傳苑苑。炳焉與雅頌同風。我

朝以弧矢開基。威行天下。

祖宗彞訓。常以毋忘武備為戒。故每歲孟秋之月。狩于木蘭。

六飛所止。千乘萬騎。蒙古諸台吉。各率其衆來會。凡

為天子合圍者一千二百人而四十九旗之人左鞭弭而右橐鞬咸奔走于鑿鈴豹尾之下蓋合中外如一家焉真古今未有之盛也此圖乃乾隆間畫工徐瞻雲所作瞻雲善山水人物挾其技游公卿間嘗從木蘭之役親見夫雲罕星廬之盛出警入蹕之嚴心追手摹託諸丹青以垂不朽觀者可以知本朝撫綏中外之義焉予向見趙文敏所畫元人田獵圖一卷亦極一時車騎之盛然方此則有望洋之歎矣此圖今歸宜亭權使家

名嘉祿暇日出以相示因

綴言紙尾以抒筦蠡之見云爾

乾隆癸丑同館圖跋

此卷為潘芝軒尚書所藏。癸丑同館圖也。翰林故事。凡狀元、歸第、歷科、鼎甲，皆在賓席相陪。是年十月，修士相見之禮。後進投謁于先進之門，先進報謁于庶常館，行交拜禮。教習大臣每月聚庶常之士而課之，同堂而食，列舍而居。如是者三年，然後散館。或留或去，悉出

上裁。此後序資平進，無利鈍之見存焉。故京朝官惟翰林最親。余以乾隆庚戌登第，後一科即係癸丑，而先一年余已奉

命視學楚南。不獲躬逢其盛。故是科同館諸君子。不相識者居多。然榜首芝軒尚書。余同邑人也。榜眼陳君遠雯。雲雖籍順天。而祖居吳江。則亦我鄉人也。吳君玉松。雲周君石芳。英戴君金溪。敦皆庚戌同會榜而癸丑。

廷試者也。蔡君生甫。

定之葉君琴柯。綰

又余鄉科同歲

生也。時時聯襪倚裳。極平生之歡焉。故余于卷中之人。其疎者至不相識。其親者有布衣。弟弟之好。俯仰陳迹。不勝頽弁雨雪之思焉。披覽再三。因綴言於紙尾。

七峰振秀圖跋

山川之結靈氣所鍾。常熟福山瀕海。形家者言當於山巔建塔以振其秀。謀之數十年而不就。昔阿育王以神力造八萬四千塔。一夕而成。今之人何以若是之難耶。然吾謂形勝之說虛而無據。不如水利之事。信而有徵。今歲夏秋淫雨為災。常昭二邑。洚水逆行。豈非白茆河故道湮塞之故耶。倘以造塔之力。改而濟川。俾邑人實享其利。不愈於無益土木之費耶。

王二樵寶鼎精舍圖記跋

王二樵于道場山得寶鼎三年埽二因以名其室畫
史石渠為圖倪穉孫為之銘乃為之跋曰古以寶鼎
名其年今以寶鼎名其室當其名年有鼎存焉今名
室則但藏寶鼎三年所造之埽而已然萬物皆有時
而壞唯文章之名為不朽鼎與埽皆不可久而其名
則長存於天地之間此嗜古者所以上下古今而有
無窮之思也質之二樵主人當曰如是如是

城南雅遊圖跋

右城南雅遊圖一卷。圖中凡八人。圖成於乾隆甲寅歲。維時余方于役湘南。不及與斯會。第從穀人楊甫兩君集中。睹其所為記。想見一時文酒風流之盛。以不得與為恨事。不數年。今介夫已作古人。船山澄齋皆奉諱。還鄉里。楊甫赴華亭校官之任。朗齋從軍楚北。敘功為州刺史。日盡瘁于羽書戎馬之間。所在京數晨夕者。時帆與研農蘭士兄弟而已。圖藏於何氏。頃蘭士出以相示。卷中之人。宛若平生。而歲月如流。聚散存亡之變。有不勝其感者。蘭士寶而藏之。風雨

雞鳴之夜時一披展是諸君子之風流長不泯也

潘功甫區田畝跋

孔子云君子謀道不謀食言學道之人不當自私其身若他人之食固當百方以謀之如后稷教民稼穡周公陳豳風豳雅之詩何莫非為生人餬口之計今世農事未嘗不勤地利未嘗不盡而民食常不足者則以生齒日繁之故也昔伊尹為商之元聖遺有區田法而後世莫能行之功甫舍人於道光八年小試其術而有效因著其說以為農家者勸果其術大行則生人無艱食之患豈非君子之善謀者乎

寄塵和尚小札跋

寄塵和尚翰墨妙一時。擘窠大字尤瓌瑋。余視學湘南時。曾來請謁。適鎖院未之見也。後李鼎元舍人充琉球封使。攜之作中山之遊。歸而病遂死。舍人即葬之於榕城。因為方外筆墨流傳甚少。此亦雪鴻之一爪而已。

水西誌

其水西誌因其在北華墨無斯息也無亦雷也一

燕秋怪對燕之於中心之極顯而西而益成合入明

時秋曾未前而燕與對未之入也亦書鼎大合入

喜盛味尚謙墨也一都都葉大字大和對余野學

喜盛味尚小水如

